

本朝爵吏普返其類伏惟云

何雖非五長然樂平普姑姑又數兩間林未無對
言之概蓋晉之樂然受言吹此對我其兩蘇其兩
曹干某曰昔言通效矣通繼首及吾門曰燔燔三

漫塘文集卷之三十四

秦籍果隆遂通列建康府秦事齊顯開春焉機塘初受命著
行狀

故昔將軍行述

昔氏之先爲周大夫食采於昔遂以爲氏漢有烏
傷令昔登唐有昔安人皆其裔也君諱橫字飛卿
曾祖義故不仕祖友故御龍直父世新少從軍積
戰多補脩武郎終高郵軍准備差遣由曾祖以上
居郢開封隨駕南渡君稟姿雄傑見義勇果負才



本朝詔吏普返其類伏惟云

何雖非五長然樂平普姑姑又數兩間林未無對

言之概蓋晉之樂然受言吹此對我其兩蘇其兩

曹干某曰昔言通效矣通繼首及吾門曰燔燔三

漫塘文集卷之三十四

秦籍果隆遂通列建康府秦事齊顯開春焉機塘初受命著
行狀

故昔將軍行述

昔氏之先爲周大夫食采於昔遂以爲氏漢有烏
傷令昔登唐有昔安人皆其裔也君諱橫字飛卿
曾祖義故不仕祖友故御龍直父世新少從軍積
戰多補脩武郎終高郵軍准備差遣由曾祖以上
居郢開封隨駕南渡君稟姿雄傑見義勇果負才



尚氣不屑下人而臨財均與士信士亦樂推先之
少游兩淮具知形勢開僞改元北伐詔下許忠義
自效君奮然曰丈夫欲以功名自見茲非其時乎
仍領家貲募士得數百人歸招撫司方召募之初
來則受之不覈其素遽寇亡卒或雜其間有司以
爲言會進兵泗上君請率所部爲顏行而令之曰
非功無以贖過爾曹勉之衆曰願效死亦會王師
大集未幾城下以功補進義校尉即所部爲忠義
軍以君爲將官繼從都統制畢再遇戰鳳凰山先

登陷陣陞強勇軍準備將同諸軍拒虜淮陰時虜
先以銳卒五千驟馬二千絕淮欲乘虛深入而以
重兵躡其後君等夜至即遣騎銜枚繞其營欲遂
攻之顧虜勢難測莫爲之先君請行衆莫敢從乃
挺身獨入既周視營壘出語衆曰虜易與耳即分
勇士百人篝火散伏而飭其餘摩厲以須令曰聞
號舉火見火入營後者斬衆曰諾君奮臂一呼火
明如晝營中驟馬盡驚士卒紛擾我師整隊而入
勦殺殆盡其幸而逸去亦爲騎卒所掩無生還者

時虜糧舟徧緘淮岸悉就焚毀再遇上其功第一
乞驟加官資仍陞職任制曰可辱授承節郎強勇
軍統領移戍六合時城被重圍君數出突陣虜莫
能當乃十一月二十有八日諜報虜以攻城不克
且請濟師君慮新舊虜合益不可制獨領所部欲
扼其衝使不得合道馬鞍山卒與虜遇而城下之
虜亦應之腹背交攻衆寡不敵君曰吾得死矣遂
歿於陣時年三十三軍之士皆爲流涕再遇痛惜
之事聞特贈訓武郎與兩資恩澤制曰功不忘報

况死節之可矜祿弗及身則愍書之可後爾村如
貔虎志殄犬羊凜凜忠心竟捨生而效死巖巖英
氣雖已歿以猶存爰進以官俾延于世尚其精爽
歆此寵褒再遇復上奏曰國家自進兵中原卻虜
淮甸將士立尺寸之功者皆受不次之賞其有成
績卓然死節明甚者儻非卹典優厚何以慰忠魂
而勸死士伏見故贈訓武郎昔橫紉合義旅隨臣
出戰前後所立皆出等奇功又能率衆迎敵力窮
就死與其他一時沒於王事者不同欲望朝廷例

外更賜推恩以爲忘身殉國者之勸尋有旨更與兩資恩澤淮人肖像祠之命曰紀忠君娶余氏一男汝良奏授承信郎今監鎮江府金壇縣酒稅二女長適李簡奏授承信郎季適張必達奏授進武校尉皆以君澤汝良將上君名太史氏不鄙謂余昔郎暉之死蓋有爲爲之君子猶喜稱樂道况先將軍循義而行見危致命子名能文可無辭乎余家江南非若夏無且親見荆軻事藉特書履書史亦無所取證而汝良之請不可孤也輒因其言論

次如左

李通直行述

仁宗朝立舉子三十年推恩法當慶曆二年南唐李氏孫有希甫者與焉授將仕郎守虔州長史因官而家爲州望族生旻亦四與貢旻生公鎮公鎮生彥贈承事郎實君之考承事年十三從伯父部運抵金陵道阻數虧傾裝囊不足償遂不克歸虔旻冠來京口得遺索於道實以金帛念儻來非福遺忘者必且復求因端坐以伺主者久之果至推



而歸之主者大驚發窬示之曰惟所取承事義弗
取主者知不可強則委白金精練各一於地馳去
一日問卜於市與土人王其姓者會卜者言是當
去鄉自立且將生令子以大其門王固異其相感
卜者言問所自來遂妻以女而資之立家閨三歲
生君諱紳字綬卿幼從鄉師學書過目輒成誦師
以其敏而懼已之軋其進也謝曰吾句讀師耳不
足以成子吾友顧公應文鄉先生也子其從之問
又因顧公而登鄉先生蔣公子雲之門顧粹於學

而蔣工於文君探本於顧而咀華於蔣故所試輒
效乾道戊子淳熙丁酉庚子皆舉於鄉辛丑禮部
奏名既賜第授迪功郎監淮南轉運司造船塲時
雙親在堂外祖母亦無恙稱壽之次追記嚆昔卜
者之言以爲笑樂未上丁承事公憂服闋監平江
府支鹽倉監使黃公瀨以君職守不懈俾主計幕
府郡太守亦倚以自助通計在官之日攝承掾幕
者三之一薦書交上最後虞公倚去郡送別津亭
求者旁午君固無求至是却立於數十人之後虞

忽左右顧揖君而進之曰嗟乎今世之患舉者不知知者不舉余幸備位二千石所舉吏多矣然余豈盡知其人哉若子則余知之矣而曩之舉不及子余心慙焉願以奏贖累子卽出之袖中時皆賢虞之爲而榮君之得秩滿關陞從政郎爲楚州山陽縣令刑罰輕而訟者息期會寬而輸者時役者曰奚爲後我尋以母憂去送者遮道雨泣先是朝廷將北伐問計於守守以屬君君謂城池相恃爲險山陽城雖固而池不深是向之守者知築城之

難足以爲功不知浚池之易爲功之大也詔浚池如君策至開禧間池恃以全再調太平州當塗丞太平江東道院當塗其附邑丞在邑位高責輕而俸視他邑特厚佚老優賢於是爲宜假守王公田通守趙公師夏又雅相愛敬於君意爲適而君甫書再考卽奮然曰吾官簿已七十將安之吾其歸乎遂告老守戒力過不可則俾同列追送及於遠郊酒酣賦詩趙公師夏首章云投劾豈能需報可放船殊不爲人留蓋實錄也歸數月命乃下授通

直郎致仕再歲宗祀明堂贈典乃及親又三歲再
值明堂恩賜緋銀魚袋未幾得疾乃嘉定己卯二
月六日卒享年七十有八娶朱氏繼陳氏賜封皆
孺人長男彬蚤卒次瑀次琚女嫁進士丁億夫婦
皆先君卒孫男女各一人未名君人物偉岸意氣
軒豁遇事慷慨不齷齪避就逢人出肺肝不諛諂
崖異故雖老將退卒見者傾心王公貴人見者起
敬建安游公九言以理學名世一見定交或問之
曰是閩爽非餘子比少游鄉校既居前列意有所

不樂卽辭去晉不入入曰士方未遇時康於學
也胡去之快君笑不荅京口故多名卿碩輔比年
彫喪後來者命蹇形拘莫能相尚幸而磊磊落落
有如君者亦僅止此山川寂寥可歎也已君葬朱
夫人于金壇縣三洞鄉白塔之原至是瑀等以治
命合葬實其年某甲子前葬君弟綸以書來俾述
君行某與綸有學舍之舊又蚤辱君知欲歸以女
後雖弗遂而君意不可忘也故受簡不辭

吳夫人行狀

夫人諱靜貞故麗水開國中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致仕贈正議大夫諱季琚梁公之正室姓吳氏吳與梁皆處望族夫人曾祖希故不仕祖方故贈朝請郎父翊故宣教郎賜緋魚袋致仕世有隱德是生夫人以配君子侍郎曾祖佐故不仕祖固故文林郎贈光祿大夫父汝嘉故寶文閣學士宣奉大夫縉雲郡開國公贈少師少師紹興名臣勲在王府是生令子以配于夫人夫人生有淑質端靖而溫柔致政公竒之不以與凡子以侍郎少師

愛且志尚卓然不溺凡近以夫人歸之夫人之歸梁氏也雖不逮事少師與公夫人而侍郎母趙氏太令人固無恙夫人事之惟謹有疾輒不勝憂私損貲以禱太令人之喪侍郎雖已爲二千石家故貧窶饋無所受徵夫人傾裝囊以助幾無以葬梁氏太家閨門不啻于指夫人敬以承上和以接下人無間言有以乏告予無所靳淳熙己亥侍郎官陞朝誥封孺人自是凡五封至碩人嘉定己卯仲子官上虞奉板輿以行明年冬終于治所享年七

十有五生三男鉞文林郎嚴州淳安縣丞鎬宣教
郎知紹興府上虞縣銖迪功郎監江州在城都稅
院先夫人十年卒二女長適從政郎劉某以病棄
官次適奉議郎福建路提刑司幹辦公事雷洙二
女皆先夫人卒孫男四人渙澤沐汲渙迪功郎新
監建寧府合同場沐將仕郎餘未官鉞等以夫人
卒之明年得吉卜於處城之西六十里社坑之原
北距少師及魏固夫人塋咫尺間將以其年十有
二月壬申奉夫人之喪歸窆以夫人之懿行不可

無違而婦人無外事非子婿無以知屬某緒次某
維侍郎之持已有世人所難而尤難於夫人侍郎
蚤悟恬靜養生之理年甫四十不居於內歲時少
長團樂夫婦相對如賓侍郎薄滋味且戒殺夫人
亦奉佛持齋嘉泰開禧間士大夫以聲色相尚侍
郎敬歷中外至爲天子從臣夫人惟一婢奉盥洗
中堂間然非饋膳無人聲蓋侍郎之清心寡欲非
夫人疇克承之侍郎再把州麾六持使節僅守常
俸敵已之饋有不可卻者雖纒幣家人所須亦儲

之外就用以相酬答不煩公家有以縵幣之美言
之夫人者夫人曰嘻吾恨不及德耀荆釵布衣以
奉君子烏用是爲凡所去官籍內外供張歸有司
絲粟不留其遷也幸用故所勞行者侍郎之沒也
俸賜之餘咸掌于外或勸夫人飭子弟檢覈夫人
曰吾平生不以是自累安可以夫死而易吾素乎
卒不同俸賜猶爾他可類推故侍郎之沒也家無
餘財夫人橐中无蕭然蓋侍郎之約已奉公非夫
人疇克成之上虞儉薄無以贍夫人誨之曰而父
以清白傳家汝曹所當世守且祿厚而廉人所可
能祿薄而廉非賢者不能也汝其勉之性尤慈恕
聞施輒朴食輒弗甘故鎗之在官惟廉惟寬以稱
夫人之志鉞將官淳安迂道覲省留兩月不能去
夫人之誨之也亦然鑰扶柩西歸上虞之民老稚
奔走兩泣載道以鎗之不貪不殘其教爲有自也
侍郎之未使湖北也某性親迎越五年再見于淮
東自是十年間往還不絕故某之知夫人爲尤詳
謹緒次之以俟後之司彤管者得焉

故湖北參議湯朝議行述

湯本殷姓宋有天下以諱易焉公家金壇諱宋彥
宇時美蓋敏肅之孫故左司諫諱邦彥弟也少學
於司諫凡聞見所及陰陽卜筮之書爲詩及長短句下
筆輒成人服其敏用敏肅蔭入仕詮試中上等授
迪功郎湖州司戶參軍湖劇郡戶冗曹公以妙年
居之有謬錄重囚於獄得其冤狀白請更訊未幾
更獲正囚闔郡稱其明秩滿辟差提領建康府戶

部贍軍儲酒庫所准備差遣時使者趙公汝諱濟
名蓋世不可干以私公之入幕也旣受其辟而闕
陞改秩復兩受其薦故公之幕蓋雖相去時已遠
不可盡知而以其所主觀之知其庶善必有大過
人者知紹興府餘姚縣縣大事叢前政多不善去
公爲之凡三歲有半推其誠意以遇民吏聞善輒
從無固無我民感其意而吏亦喜爲盡力賦入常
先諸邑通判慶元府兼董舶務倅歲常與郡分其
廩公不取攝郡久後守趙公彥逾亦以清德著聞

計簿咨其應通判發州以經總制及額減磨勘二
年擢知廣德漢陽軍皆憚遠次不赴改浙東安撫
司叅議官再授湖北安撫司叅議官議幕府尊位
高帥守所優禮多不事事公率雞鳴上府爲同僚
先帥守以是愛而敬之迺嘉定壬申三月十四日
卒于治所享年六十有九公姿稟淳厚習次坦夷
世方以智相籠以術相角而公之遇人一以誠雖
時受人之欺終不逆詐其孝友天至人所不可及
司諫以使事得罪未復用而卒公念之方兄弟析

居獨益之以已分良田六十畝初爲任子恩卽以
官其孫幼女未行公之子甫聯姻得公所謂繫提
錢者卽就回奩中取三之一授之將行而家益貧
公文閑無以爲助爲之折節稱貸隨鬻產鬻之次
得任子恩以予長第之子進今官從事郎滁州司
理叅軍又次以予季第之子遇今官修職郎新平
江府崑山縣主簿世衰道微士大夫家以父祖遺
澤相貿易有同市道公獨以兄弟之子猶子擇未
命者以義授之可不謂難歟故公之沒鄉黨無貴

賤少長皆曰善人亡矣相與歔歔流涕公娶蔣氏故御史中丞繼周之女克有令德以配君子先公十八年卒男逾文林郎新紹興府司理參軍女三郎曹隨次適進士周嵩老皆名家子公喪過黃長女哭之慟未幾卒孫曰全孫尚幼公之沒也逾方注官中都家無僮子帥辛公克承數親臨其喪又屬公所親厚經理內外以及歸塗靡密周悉費皆出公帑人以是歎辛之賢且以爲公平生盛德所

召逾將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于縣之唐安蔣夫人之兆衰經來告曰先公遺言俾逾從君圖不朽願丐所以發潛德之光某以婦黨從公游良厚又感公遺言故不自揣其不文旣爲之詳其行治如右復撮其略以銘壙云

故吉州王使君夫人蔡氏行狀

莆田蔡氏自忠惠公以諫顯仁宗朝世有偉人曰袤宣德郎卽忠惠公之弟生觀承務郎崇觀之際父子俱不仕天下高之生樛朝奉大夫知梅州始

徙居蘇常之間曰望亭梅州紹興間佐使者行經
界法民于今受其賜是生夫人饒于君子九江王
氏自襄敏公以功顯神宗朝爲樞密副使亦世有
偉人曰宋朝奉大夫著作郎有家集曰南陔世號
南陔先生襄敏公之子生朝請大夫直敷文閣淮
南轉運判官彥融蚤著孝行後守山陽以捍寇功
擢本道使者始徙居潤之金壇是生吉州使君萬
樞以儀于夫人夫人生二十有六年而嫁壽七十
而沒蓋後使君之沒十有九年夫人之嫁也使君

始以京秩知滁之來安歷淮南運司幹官通判建
康知興國軍秩滿知吉州道卒階終奉直大夫贈
中散大夫及吉州無恙時封宜人後以子官陞朝
再封太令人六男子曰適曰逢迪功郎建康府溧
水縣主簿曰遂承議郎知太平州當塗縣曰遜文
林郎前監建康府戶部贍軍南酒庫曰近曰選舉
進士四女長婿文林郎安慶府觀察推官趙汝觀
次婿承議郎監行在權貨務都茶場許溪次以爲
曾氏姑女又其次婿迪功郎嘉興府海鹽縣主簿

衛洵適逢及趙氏女前卒衛氏女來迎喪歸不勝
哀亦卒孫男六人文渙文郁文淵文虎文鳳文蟾
孫女七人長適侯伯仁餘皆幼夫人生而孝愛長
而端靖六歲居梅州喪哀泣如成人事母沈夫人
動靜必俱其歸王氏也敷文及夫人曾氏皆已沒
夫人悵不逮事遇諱日齋戒奉薦奠戚容終日烝
嘗之事雖細必親晚歲子婦滿前或請授之夫人
曰惟是不可以老故懈沈夫人訃聞時夫人在蓐
使君得書不以告置几間夫人忽心動張目外視

而書墮前人以爲孝感平居無惰容無戲言坐不
傾側行不踰闔雖當燕私旁無媵侍未嘗離立獨
處自奉菲薄加以少探釋典樂於冲澹衣服稍侈
異輒積藏之終身不御至少所服玩則一念奉奉
曰死必以附我所便也方當塗大夫之在娠也乳
醫視之曰夫人再產皆女今亦女也吾有術可轉
女爲男夫人恚曰男女定分豈人力所能爲此言
何爲至我哉亟白使君斥去且戒門以絕而夫人
竟生男其見理明信道篤有如此者惟夫人之於

父母舅姑孝愛如此故推是心也於親親之義無所不厚使君第文學得官不調而卒有女未行夫人實嫁遣之女兒適侯氏夫婦蚤世孤甥琦弱甚使君留之家塾與諸子共學夫人撫之如子琦學成甫貢於鄉而卒夫人復命教其子伯仁而以逢之女妻之敷文伯父禮部待制禮部女老而寡待制曾孫女嫁而貧使君皆取之歸以屬夫人禮部女於夫人爲從祖姑夫人躬執婦禮晚有目青夫入當左右扶持之九江之族近時顯且賢者曰撫

州使君其同寓金壇者曰敷原府君撫州子失所怙義然無依夫人因遂校文南康俾携以來教育連年中吏部選乃去敷原之子晚依使君使君之亡夫人飭諸子待遇有加其孫自牛角而冠冠而昏皆於我乎仰使君元配范氏夫人實爲繼室先後之間人情不能無嫌夫人奉范氏之祭惟謹長女及適逢皆范出長女之歸趙氏也使君官未達所携皆夫人奩中物逢卒其子文渙猶在襁褓而母去趙夫婦繼沒其子崇獻亦幼而乳保不素具

夫人皆躬自鞠育以迄于成范舅不自愛至墳墓不保夫人喟然曰是何可使他人有亟命贖歸而得者靳之至酬直三倍女爲夫所棄貧無依夫人以適在病而女寔中表俾爲之婦而時其起居適死又爲之更嫁至一再不憚惟夫人持已端靖故推是心也上以承其天下以訓其子無一不歸於正使君有畏友曰趙君善澤嘗爲湖州錄事參軍清介直諒夫人常以過從之疏數驗使君之德進否每二君相與款密夫人喜見顏色曰庶矣其納

夫子於善而警其失也使君之宰來安也嘗請府計事而訛言虜至邑人治裝訥訥或密以請夫人曰我婦人夫不在去將安之飭毋妄言而言者果妄當是時微夫人來安幾投淮南漕幕代使者護客徃反六七故事所歷州咸有餽使君辭不受事聞使者命以臺餽致其家夫人曰我安知外事亦辭不受使者咨其賢興國禱雨越四十日未應夫人亦蔬食雖脯羞不入口官妓有故官家女因燕自言夫人白其事給資裝嫁爲士人妻諸子之幼

也夫人夜課誦讀苟未精熟夫人夜亦不寢稍長
爲文使君有所稱獎夫人必曰汝未能之而父以
誘汝也所取師友必四方文學行義之士膳飲必
親視具深水主簿與大夫俱上江東薦書時大夫
年甫十四夫人無喜色既而言者繆於風聞夫人
亦不憂語二子汝宜自視能否誠能耶久當自明
否則祇爲進德之地二子謹奉教不數年相繼策
名縉紳歆豔言者亦愧歎夫人曰未也決科士之
常繼是正應學耳及諸子志尚日高文字日工又

戒之曰毋近名毋弊精神於寒淺又曰閭人多矣
昔富貴者今安在顧自立何如耳大夫從金陵帥
黃公度幕府夫人手書戒曰汝年少更事淺謹之
謹之家事吾自力不以累汝也真公德秀李公道
傳振荒江東大夫及南庫頗參其議夫人曰民命
所繫何可忽諸大夫之宰當塗也值歲大水夏六
月三日夫人誕日是歲初登七秩郡太守遣樂同
僚相率升堂爲壽夫人語大夫天變如此汝有社
有民毋以吾故樂飲大夫憂民之憂若疾痛癢病

之切於已或者多歸德於夫人夫人人性既淡薄而
氣復和平其於人無一毫億度猜沮之心邂逅不
如意亦無一毫忿懣不平之色閨門之內恂恂然
儼儼然和氣周流浹于上下用能使心廣體胖聰
明視明年高而髮不白惟微有齒疾所由來父是
也蓋暑雨過度間復作以大夫奔走郊垆視勞振
瀆汲汲如不及戒家人勿以告大夫每歸侍夫人
亦強自持示以無他然疾亦隨愈起居如常十二
月且忽呼子婦治後事家人始覺其有異越七日

猶親御盥櫛又三日與家人別既畢不復言瞑目
端臥人見其瞑也以爲寢也夫人曰我未嘗寐但
欲靜耳初夫人與其仲兄偕生兄生之時直壬午
死之歲亦壬午夫人生時直癸未故夫人自料必
死癸未其就養當塗也命以送終之服自隨方瞑
臥時諸子得美楨於黃池未白也夫人問黃池木
至乎衆愕眙不知所對夫人笑曰命也可奈何越
二日而逝制置使余公嶠親裹丹劑走送不及矣
實嘉定癸未十二月壬午時郡之官吏鄉之士民

候問請禱者接武比没行道齋咨流涕喪車所過
治道者爭先遮道上祭者相屬有老媪持瓶花杯
酒望極慟哭嗚呼此豈智力所能及哉大夫與諸
季卜以明年三月庚申合葬夫人於金壇之西五
十里白水塘使君之兆以某嘗展升堂之敬俾緒
次夫人言行會某以疾敬後凡夫人所以爲子爲
婦爲母之道皆足以不愧古人不朽於來世某受
大夫昆季之托已具述于前抑某得其所見又有
大且難者歲辛巳鄉人有游徽之婺源者以其俗

所事神爲足以駭愚民歸而郵其說更相扇蕩爲
土木偶曾未閱月凡用器畢備他欲有所興造費
以千萬計以所寓叢祠在邑之偏洎日徙梵宮闔
邑奔走請求不避官府儀衛率倣乘輿大夫以鄉
里風俗所繫不可不蚤正卽具爲書白縣及府羣
小竊知相與聚謀以爲惟夫人能沮此意乃駕禍
福之說以相誑惑甚者欲潛入後園爲幻帷以相
感動夫人曰神聰明正直豈加禍非辜不然是淫
昏之鬼斥去宜矣大夫以是勇往不顧卒各其像

火其器椽管其人而土木竟不能神於是羣小退聽而向之惑者始豁然大悟如醉醒夢覺其見理明信道篤又足以息邪說正人心有烈丈夫所不能者茲非所謂大且難者歟故表出之使後之秉形管者有考

故公安范大夫及夫人張氏行述

建炎南渡士大夫流落中原日引領南望伺來歸之曠者不可勝計而慮不能及遠智不足圖全往往謀奪氣沮殞身覆宗或幸而濟亦未免骨肉乖

隔惟范氏父子夫婦獨全非其閨門忠義感通神明而智勇足以自衛疇克爾公諱如山字南伯邢臺人曾祖諱存皇任朝奉郎尚書虞部員外郎祖諱清臣父諱邦彥皇任左宣教郎添差通判鎮江府通判宣教間入太學其後陷虜母老不能去既除喪而虜禁益嚴念惟仕可以行志乃舉進士以蔡近邊求爲新息令歲辛巳率豪傑開蔡城以迎王師因盡室而南公幼力學亦再舉于鄉虜法文臣任子以武而公以通判廢入任本朝視本秩換



授故公墮右選非志也性至孝而恬於名利來南時道路多梗通判領家人夜避土穴中公伏而護之爲盜所及投戈其上公不爲動會其徒相與疾呼而前卽收戈去人以爲孝感及通判試令湖之長興公以旁無兼侍就注添差監湖州都酒務中間或仕或不仕惟親是依通判沒太夫人年高須養復注監真州都酒務南軒先生張公帥荆南志在經理中原以公北土故家知其豪傑熟其形勢辟差辰州盧溪令改攝江陵之公安實欲引以自

近公治官猶家拊民若子人思之至今在湖州有積俸寄友人家時巨浸之餘鬻產者衆或勸以求田公笑曰吾可乘人之急以自利耶會長興之士有舉于鄉而不能自行者卽白通判盡以所積俸分畀之女弟歸稼軒先生辛公棄疾辛與公皆中州之豪相得甚辛詞有萬里功名莫放休之句蓋以屬公公賦詩自見亦曰伊人固可笑歷落復崎嶇略無資身策而有憂世心窮途每爲慟抱滕空長吟其志尚可想床頭常置淵明詩一篇開讀至

傾壺無餘瀝窺竈不見煙輒拊卷曰是中自有樂地惟此翁知之所居不蔽風雨或笑其陋曰天壤其寬公顧欲以七尺之軀自局於尋丈間耶既病戒其子我死必以深衣歛蓋終始一以儒者自處夫人張氏家鉅鹿少以同郡結姻稟資孝徽姑趙夫人皇叔士經女貴重夫人事之惟謹甚若不敢挾扇有以姑命至必拱立而聽嘗得囊珠於地謹視之以伺亡珠者又不獲一日有姥持帛以售夫人察其貌悴而色憂試問之曰嘗爲鬻珠而遺之

爲主所訟傾家貲不足償名在有司未釋也夫人問遺珠之日與珠之多寡囊之形色皆合卽以還之姥驚喜泣拜而去通判去新息之日以夫人親在命之歸曰吾遣二婢送汝夫人曰婦人旣嫁從夫捨夫安之遂北向痛哭而行時服用盡棄獨取齋輕而易售者以爲資夫人請于舅姑夫無兄弟或挾貨而行恐爲身累願躬自懷握以從舅姑義之公歲晚居貧而好客客至輒飭家人趣治具無則典衣繼之須盡乃白夫人敬以承命未嘗以匱

告二子長俾從師授每需裝具以給束修與其子
言必舉似當世長者使知敬慕其子炎初主臨江
之新喻簿常戒之曰日日消簿家家春風我至聞
之今汝爲之可不勉乎退食必問今日消幾何紙
數溢則喜否則戒曰明必償之災以祿養缺乏爲
怙夫人曰汝能廉吾雖飯蔬飲水甘於鼎食矣故
炎所居官治其宰晉陵治平爲天下最公以慶元
二年五月七日卒得年六十有七官終忠訓郎後
二十四年當嘉定辛巳正月十三日夫人以卒得

年九十有一紹熙間以公陞朝封孺人二子炎爲
長今官宣教郎前知常州晉陵縣次芻女四人婿
辛助韓居仁趙善部李伯恭助官朝奉郎新知荆
門軍居仁官脩武郎善部今官通直郎監鎮江府
權貨務伯恭今官承奉郎監潭州永豐倉及夫人
之喪芻與辛氏韓氏女孫蒼舒皆前卒孫女一人
尚幼初通判葬鎮江府丹徒縣崇德鄉石柱灣之
原故公遂爲郡人及公之沒晉陵以公侍親來南
葬不欲相遠奉喪以耐因地之隘遂乘其巖昭穆

之序乖焉晉陵用不嫌于心因夫人喪改卜于建
康府句容縣仁信鄉之陳岡期以嘉定十有七年
正月九日合葬謂劉范同姓而某居又同郡采於
鄉黨知公夫人之行爲詳俾緒次如前

故廣西經略司范經幹孺人趙氏行述

夫人諱悟真世東賀趙氏經幹諱克信世北洛范
氏二氏皆丹陽大族夫人之兄故江都主簿絳與
經幹以儒起家遂連姻夫人孝以事親順以從夫
寬以接下皆本之性真非由矯揉其尤能人所難

者二婦人性多吝夫人之嫁也費裝良厚且以田
自隨夫人一付之良人未嘗計出入經幹再任皆
在幕府俸入不薄夫人如不聞婦人性多忌經幹
文雅風流而好游間奉親以行常累月不歸夫人
飭內外惟謹未嘗有愠色媵侍有就乳者常親護
視惟恐失其宜有自外至者挾寵張甚人謂夫人
必不堪夫人憮然逆之槩又如一日卒能柔服其
心使知所敬且身任其家之勞而遺夫子以佚經
幹尚義而喜賓客或久留不去或去而求無厭夫

人視經幹意所尚曲成之無倦色經幹家居日少
勉其子務學求師多夫人力夫人素有痰厥之疾
歲五六作以爲常嘉定甲申歲十有一月丙子疾
既作而愈忽語其子趣庀喪具諸子恠之果不及
旬而卒蓋其知之審矣享年七十有一子燮以明
經三舉于鄉次霖亦業進士女長適忠翊郎監潭
州南嶽廟趙崇忠季適進士諸葛鈺孫男三人曰
麻曰璋其幼與一女未名經幹先夫人七年卒葬
北洛之東燮等奉治命以其年十有二月壬寅合

葬前葬俾某緒次夫人行事將以求銘于當世之
文人故爲緒次如左

漫塘文集卷之三十四

漫塘文集卷之三十五

宋翁公啓發翁翁建德公寺香巖閣香壽覺塘獨龜著
行狀

故長洲開國寺丞孔公行述

公諱元忠字復君孔聖之裔世遠族分莫詳其譜
其先自棣之商河南徙曾祖先祖祖佐贈武功郎父
道少喜言兵虜逼京城以攻守二策于何灌灌死
從張俊以功補官紹興末官鹽城逆亮寇江同列
皆遁去獨留與民築堡峙糧以守虜不敢逼歷變



漫塘文集卷之三十四

漫塘文集卷之三十五

宋翁公啓發翁翁建德公寺香巖閣香壽覺塘獨龜著
行狀

故長洲開國寺承孔公行述

公諱元忠字復君孔聖之裔世遠族分莫詳其譜
其先自棣之商河南徙曾祖先祖佐贈武功郎父
道少喜言兵虜逼京城以攻守二策于何灌灌死
從張俊以功補官紹興末官鹽城逆亮寇江同列
皆遁去獨留與民築堡峙糧以守虜不敢逼歷變



多歎士大夫盡節者少故名字皆以忠且謂學故
知忠又書勤學二字訓之積功至武德大夫嘗官
吳門樂其風土因家焉後以子貴改贈通議大夫
公少嗜書於書無所不讀尤粹於論語曰率而行
之可不愧教忠之訓矣侍郎葉公適初爲部從事
一見公所著論語說源加歎賞葉以文鳴來學者
衆公爲高第以世賞入仕監東陽縣酒稅善於其
職課以裕閒暇卽來書泉石勝處詠歌古人識者
知其有遠度再調合山尉當路才之爭欲檄致季

年葉公將漕尤欲挽以自助公謂巡尉法不差出
監司行法之地不應捨法任意當路不能強公在
右列雖嶄然見頭角然非好也顧世所尚惟進士
博學宏詞二科取其中程之文讀之曰此易耳居
無何兩精其能會鑠試中第對授文階曰吾已具
狀元恩數矣敢求多乎遂罷詞學試差知金壇縣
事金壇俗素質厚公一以誠意待之訟有淹久曰
是令之不明吏得容其欺也賦有逋負曰是令之
不廉不勤吏得肆其慢也過不在民乃昧且而出

日不足繼之以燭詞至卽受會不立日問遺至卽
卻曾不視勢虛已以聽而有寬者得伸循理而行
而有挾者不得聘反賦當催前期飭吏謹視戶籍
按籍具數立限校之不實則杖吏改給而民免追
胥之煩戶抄須印勘吏藉口不卽給乃創添一抄
既輸則先印一足字付之而民免要求之弊皆踴
躍先輸是歲起濶居畿邑之先郡類以寬然以明
故姦無所容廉故貪者忌之循理故喜趨附者不
悅以不悅者之心聽忌者之言姦者從而文致之

投杼之疑雖慈母不免此公所以至未久而罷既
罷而民追送之越境不忍別既別而民悲思之至
今也銓法作縣未滿合再授縣公以論疏中有不
許親民之語第授淮西總領所惠民局時言者猶
在禁近頗悔風聞之誤托邑人之客輦下者再貽
書勉公來見公曰淹速命也雖見奚爲聞者高其
守藥局歸授浙東安撫司幹辦公事秩滿還朝人
益直公前事卽通理作縣歲月差通判常州時虜
使入境又淮郡之興朝廷議發平江米十萬石給

之皆以運河阻淺舟不能前辭畿漕以屬公公卽
詢訪並河儲水之地若干所由小涇導之以達于
河使客以濟又張涇五瀉二港地勢最下可通流
以達于江引米舟兼行亦先期集事吳門有義廩
以周士之與計偕及凡試于膠庠者毗陵無之會
屬邑有爭新漲沙田者公謂沙漲于江江非民產
沙聚而漲漲非民力也且其爲晦千八百有奇何
啻中民十家之產若奪彼與此適以激其爭耳自
郡籍以爲義廩如吳門之制訟者以息多士德之

代還通判臨安府戊期甫及帥漕皆檄主試事公
曰府吾職也漕多上佐何必我使者述廟堂意謂
府之貢士員少責輕畿漕集四方之俊非公不可
因不敢辭漕試故多弊是歲區處得宜場屋肅然
號稱得士明年省闈勅差點檢試卷知舉以一時
同列無以詞科進者知公嘗從事于此委專其任
公得一試文甚偉而格小差惜不忍棄力請錄
號奏聞後得其姓名曰徐公鳳朝廷驟加擢用再
掌內制人推其藻鑑知舉曾公亦上章論薦擢太

常寺主簿會大饗閱樂上疏言本寺鍾磬於十二律之外有黃鍾大呂大簇夾鍾四清他律無之嘗攷其故蓋律呂正聲倍子而爲母子聲半正而爲子清聲卽子聲也十二律旋相爲宮文之以五聲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故商角之不可勝宮猶臣民之不可勝君當黃鍾至林鍾八律爲宮之時宮律俱長商角俱短於理爲順惟事則南呂爲宮黃鍾大呂爲角角律並長於宮則是

以民勝君無射應鍾爲宮黃鍾大呂爲商大簇夾

鍾爲角商角並長於宮則是臣民之律俱勝於君故作樂當此四律爲宮則殺其黃鍾太呂太簇夾鍾四正聲而用其子聲此四清所以異於他律國朝諸儒蓋嘗議及仁宗皇帝取其說形之詔旨近世頗失此意非所以尊君上乞行釐正仍詔詞臣改潤樂曲庶幾一代樂章遂爲萬世定法朝廷是而從之明年除太府寺丞數丐外補最後以閩闈之喪請益力差知徽州受代丐歸差知撫州尋改虔州公爲郡借公格甚於私藏常言郡幣皆民膏

血吾何忍以民膏血易已虛譽乎旁郡交隣之禮皆易元緘歸之新安交割之數既溢於舊復取其贏八千緡代附邑之輸括蒼承前政帑屢多移兌公悉爲補還歲解上供銀有羨前此類乾沒公亦以補積年之應在而未嘗自言曰吾欲以是爲功則人必有以是爲罪者矣其忠厚不伐如此南渡宴安郡兵散爲皂隸公至新安卽還之部伍閱其藝之精否而爲之激勸察其器之利鈍有無而爲之繕修未幾密院調兵戍邊所在倉皇失措獨新

安令下卽遣軍須威具士卒聞於戎律無憚行者後在括蒼雖邊方晏然而公於此不少懈代還差知饒州未上以目眇丐閒乃嘉定甲申差主管紹興府千秋鴻禧觀丙戌夏疾革謝事特旨轉一官致仕六月二日終于正寢享年六十八官自承節郎五轉至秉義郎復自承事郎十一轉至中奉大夫爵爲長洲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娶同郡阮氏封安人先公十年卒贈恭人子曰炳從事郎監常州羅納倉曰曄國學內舍生曰煇修職郎紹興府



山陰縣主簿曰灼及孫屋之詛之皆習進士業公
天分既高加之學力制行平不矯亢以微名臨事
果不唯阿以徇利害曰譽極而毀生利形而害起
又曰溺名則違道爲利則忘義蓋其劑量審矣所
至闢一室環以圖史退食卽覃思其間凡唐藝文
目所存於世者與國朝之書搜羅殆盡卽所居建
書樓以儲之研究無虛日故洽聞彊記爲世所重
鴻禧之命旣下目青亦良極始廢書卻客名燕居
之室曰靜樂以靜觀天地萬物之變故其終若素

所安無幾微見于顏面先是阮夫人之喪猶殯淺
土公旣沒諸孤始得地于吳縣靈巖鄉石湖西山
實積之原將以其年九月九日奉公夫人之柩合
葬泣委所親馮君秉心奉手書述治命不遠數百
里訪某深山中俾述公行治某實何人何敢任此
累辭不獲深惟先君雲茅居士嘗受公澹臺之知
某亡師友周君南仲又公同門友故某足雖不及
登公之門而耳實熟公之事况馮君又科別而語
之以其所未聞儻終謝不能不但孤公垂沒之託

亦何以見先君子于地下故勉爲緒次之以俟傳
循吏者得焉其所爲書曰豫齋集二十卷論語抄
十卷祭編五卷編年通攷七十三卷書纂二卷考
古類編四卷緯書類聚二卷藏于家

故齊國太夫人胡氏行狀

胡氏族本廬陵別而居潭之湘潭歲久仍爲望族
夫人之王大父某王父某父某皆嘗貢禮部王父
勅授台州文學夫人生長儒家被服禮訓未不貴
華而賤質食不厭常而喜異性便閒靜不事游觀

質本柔嘉未嘗暴怒年二十有二歸于故端明殿
學士趙公諱方是生今宣義郎前知常德軍府事
蕤朝奉郎試將作監兼權知鎮江軍府事范朝奉
郎直秘閣權發遣滁州軍州事蔡端明制勝安邊
爲襄漢萬里長城三使君或已試或在官皆能練
兵訓農爲江淮千里保障故天下皆仰夫人之賢
今詳其事于左夫人之歸趙氏也姑沒而家之內
事悉聽于長奴夫人承事惟謹或疑其過夫人曰
姑在介婦猶不敢敵耦於家婦况已没乎歲時薦

嘗事于祖廟事雖小必親食新必薦平居夫婦有善相勉有過相規未嘗有慢易之容疾所當謹藥必親嘗勞所當念食必異饌端明自少以天下之重自任不恤其私家故有田六頃比尉浦圻分教大寧回鶻者半或謂夫人藉端明不屑此夫人獨不當爲家人討乎夫人笑曰是非乃所知旣田收日狹俸入未廣夫人常量入爲出不使有闕貽端明憂端明之在襄漢當殘虐獸窮志在豕突使之磨破骨寒奔竄不暇雖端明之智略雷動風行而

夫人之助亦多蓋端明散財以收士心夫人則儉以足用端明嚴於御牧使常如銖銖之臨夫人則進其家人而厚拊之端明令出惟行時有調遣諸將聞命引道不敢反顧夫人則遣左右勷問其家料理其所不及如恤其私親端明或遣間往迎降將之家夫人知其道路阻難行李狼狽則預製衣冠簪珥與凡日用之須迎以予之以此內而諸將盡力外而降將屬心皆誓死立功以報比邊隅有警端明遣將迎敵慮有功難知而將士容有不用

命謀於夫人使二子偕夫人曰長子家政所繫他
皆惟命則遣匠監與祕閣往將行夫人謂曰戰而
捷宗社之福生靈之幸二三子之力也汝無與焉
謹勿自列戰而不捷父死於忠子死於孝臣之義
也汝蓋勉之二子奉命卽介馬疾馳蓋是行也將
士之家皆飲泣以別而夫人無戚容及師凱旋皆
踴躍迎笑而夫人無喜色其所以輔佐君子相成
之道如此至其教子則一於嚴當諸子未壯端明
在外夫人親課之書常至夜分語次有及人之過

夫人之助亦多蓋端明散財以收士心夫人則儉
以足用端明嚴於御牧使常如銖銖之臨夫人則
進其家人而厚拊之端明令出惟行時有調遣諸
將聞命引道不敢反顧夫人則遣左右勷問其家
料理其所不及如恤其私親端明或遣間往迎降
將之家夫人知其道路阻難行李狼狽則預製衣
冠簪珥與凡日用之須迎以予之以此內而諸將
盡力外而降將屬心皆誓死立功以報比邊隅有
警端明遣將迎敵慮有功難知而將士容有不用

命謀於夫人使二子偕夫人曰長子家政所繫他
皆惟命則遣匠監與祕閣往將行夫人謂曰戰而
捷宗社之福生靈之幸二三子之力也汝無與焉
謹勿自列戰而不捷父死於忠子死於孝臣之義
也汝蓋勉之二子奉命卽介馬疾馳蓋是行也將
士之家皆欽泣以別而夫人無戚容及師凱旋皆
踴躍迎笑而夫人無喜色其所以輔佐君子相成
之道如此至其教子則一於嚴當諸子未壯端明
在外夫人親課之書常至夜分語次有及人之過

者夫人曰汝不能自求其過追恆人之過乎當德
少有食息或意有不可夫人曰汝他未有以異於
人而獨欲與人異饌可乎匠監使江東值歲儉頗
常平之廩不足極饑下令勸分夫人聞之曰汝爲
使者一道所仰不能自捐其有而欲分人之有得
乎匠監卽捐金以充糶本豪右始爭出其有所全
活不可勝計比鎮京口歲號中熟而歛實薄春夏
之交糶貴民飢復接池陽之故行之不逾月而糶
價平夫人上佐其夫旣不愧爲婦之道下成其子

復不愧爲母之道而夫人所以持已所以待物所以訓飭其家者老而采篤貴而不淪諸子以夫人年高遇風日清美意氣悅懌固請出游雖名園勝景甫至輒歸曰吾樂不在此盛暑見持扇至者輒卻去曰吾寧忍勞人以自奉婢妾之衣服飲食必時有過者善遺之無過而當遺者厚遺之暇日與子婦團樂必誨之曰內外肅長幼順家無異財室無私庖人無間言此吾家所由興也汝曹識之紹定己丑夏五月匠監迎侍自池之潤道和常德時

爲和通守實行守事以夫人康強兄弟舉酒相賀夫人曰吾壽至此其幸安者皆殘年餘日何可恃也顧謂常德曰庶人老有侍丁法也而况於我汝長子也巧法于朝不亦可乎常德述其意巧養者三最後得請卽順流東下先是夫人以夏月服縮脾飲過度得脾弱之疾繼是屢作屢止入春逾甚至絕肉食常德與匠監醫禳並至祕閣以地遠無所容力則剖股以進猶不愈則欲棄官而來夫人度非折簡可止則屬二子遣客諭意猶以客未能

悉夫人意也遣二姪繼之常德兄弟憂不知所出
夫人識其意卽好諭之曰吾壽至此死非不幸况
三十年來忝冒恩榮卽封大國先端明慶皆曾未
十年汝等皆得綴朝班紆郡綬吾復何憾所憾者
未見汝曹有以報國耳今邊塵未靖國步多艱汝
等不思先父教忠之訓不推臣子國爾忘家之誠
顧效兒女子泣不亦鄙乎且吾所恃者汝曹也汝
曹一日不食吾且奈何汝不念此何也二子皆收
涕謝又謂匠監曰丁艱解官國之常法潤淮之衝

滁淮之會非他郡比矧在今日如我死汝等待命
而行必母徇人子之常念皇委郡而去况喪無二
主而兄旣任其責矣汝何憂乎不然二郡或有不
虞汝曹爲負國吾夫婦且不瞑于地下汝宜悉此
仍承報汝弟匠監泣不能仰視乃二月甲辰薨于
府治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八初夫人四子薰與長
女皆早世季女以疾廢計聞天子以二郡任重卽
命起復二郡民皆僮舞常德將以八月甲申奉夫
人之柩歸葬于潭以端明勲在盟府事應史法夫

人將牽連得書俾爲之狀以待命于太史氏某受
屢京口當夫人之沒聽與人之誦知夫人之盛德
與其緒言爲詳受簡故不辭謹狀

故令人湯氏行狀

金壇湯氏世大家令人曾祖諱鵬舉方秦氏當國
迴翔遠外人以爲清及紹興更化掃除奸黨振起
朝綱人以爲任進知樞密院事沒謚敏肅祖諱廷
佐以大臣子遜官其弟脩然遠引天下高之父諱
國彥少孤內以兄司諫公諱邦彥爲師外以故壺

齋周先生孚爲友司諫中博學宏詞科而君學更
該洽盡齋以詩名世而君詩更高雅有止庵集一
十卷藏于家年甫四十有三終于奉議郎知常州
武進縣南康之趙自南渡流寓世顯官侍郎公之
曾祖諱公備嘗宰金壇禮士卹民民于今祠之祖
諱彥恂紹興王佐榜登第終朝奉大夫父諱亮夫
淳熙間守桐川以治最受知孝廟擢守嘉禾後終
西外宗正侍郎諱時侃尹京積年以績用著進登
從班守右文殿修撰致仕令人蚤失所怙母寡兄

弱家務皆身專之上承下接各稱其宜伯父司諫
嘗曰是女吾愛之必不可與凡子時宗正以婦家
金壇來寓侍郎侍焉司諫一見竒之曰正此佳婿
遂以令人歸之令人姿稟明睿又內外通顯而能
以婦道飭己以王事勉其夫教誨以成其子可謂
賢矣初侍郎尉武進位卑俸薄而值歲饑荒政行
日走田里不遑內顧令人鬻簪珥以自給不敢以
貧憂其夫比宰句容距金壇寓里不遠邑有三茅
山世傳爲茅氏兄弟學仙之所有女道士並緣嫺

黨以來令人以爲游方之外者進之一日忽袖金
帛以前曰管內某家有獄願以此免令人領之比
侍郎退食亟請逮繫遂竟其辜人以此服侍郎之
公而令人實發之因請于侍郎凡民家有近羽流
之居者宜悉撤去母使雜揉爲學道者羞侍郎是
之凡撤去百余家嘉定初淮土未靖詔求善守邊
者得侍郎於京少尹以守滁侍郎欲辭令人曰行
也君子不辭難不以家事辭王事吾當歸爲君恐
貧教子耳侍郎旣以治最登朝未幾尹京京尹尊

嚴京都華麗每良辰令節都人爭仰魚軒之出令人處之淡然及宗正與曹夫人來就養令人執婦道惟謹凡內之祭祀賓客之事細大必親自侍郎在滌時令人卽曰人生五馬貴吾夫既位二千石矣侍執巾櫛要須有人且吾男女已長獨不當自爲計耶因與侍郎別室而居初侍郎以前母褚夫人蚤卒常不勝霜露之感令人亦以身不逮事於祀事竭誠過於事生以浮屠老子家自謂其術可以薦亡尤所嚴宗正之喪侍郎端憂得疾除喪未

幾而卒令人自是身不輟修香火之奉耳不絕聞梵唄之音以迄于沒九年如一日間有疾其子勉進肉食不可則屬庖者雜肉味以進令人覺之輒拒不納以此世念薄尤善處榮辱得失之際方侍郎尹京時長子若珪固已入內幕第太常及侍郎死不數年卽用舉者脫選官陸朝李若琚甫冠爲婺女征官有能名當路交薦未幾登魏科賜進士及第人爲令人喜令人曰吾惟知戒懼耳及若珪安吉遜者在門得疾而卒謂令人當不堪其憂令

人一慟之餘不復置胃次日曰脩短有數可若何侍郎沒有遺澤當官其孫曹夫人欲以官其子實侍郎之李第議未決人謂侍郎惟一子在今猶選人盍留此爲諸孫計令人曰婦當從姑禮也姑有命矣婦可違乎卽以授之其明決如此喜其子得交勝友每盃酒從容必具精饌遣左右致令人意以娛賓素康強特以不肉食久得脾泄之疾遂以殆乃紹定庚寅歲四月二十有七日卒享年六十有九積封至令人方若珪之卒令人若有所悟委所

親密疋喪具因二婦侍側出所備衣衾示之曰我死勿他易也若珪旣葬而若琚淮南部使者辟書亦至若琚難其行令人勉之曰遠方以糧運爲急汝幸以世臣子列屬其間宜亟往就職以報國恩又汝父兄繼亡宜勉旃以立門戶久留無益也卽命啓行比得疾若琚請急告未遂而婦先歸令人聞之喜甚因呼二婦來前曰頗記疇昔之言否二婦曰諾因悉數向所受教以對令人曰幸矣吾無餘事矣因不復言越再宿而卒三子仲子若璞蚤

世若珪終奉議郎知安吉州安吉縣事若琚今官
文林郎改差充淮南路轉運司提轄催綱運物斛
官三女長適從事郎台州仙居縣丞尤端次適通
直郎知紹興府上虞縣事胡確次適文林郎監台
州在城都商稅務張渠惟胡氏女先卒孫男三人
嗣永習進士業嗣立嗣亢及女二人俱幼初侍郎
以其母葬金壇而宗正沒于南康欲合葬不可故
其沒也屬其子必葬我褚夫人側二子恪遵治命
其地實金壇縣東五里莊之原原前俯白蓮塘勢
極宏敞若琚將以明年二月壬申舉令人之喪合
祔前期緒次令人言行俾其爲之狀其與侍郎少
相狎長相友而若珪若琚皆見遇厚又嘗誌若珪
之墓矣故不得終辭云

漫塘文集卷之三十五

漫塘文集卷之三十六

宋籍命政途道判耀煥煥金華等查羅陽香為魏煥煥魏煥煥者

哀辭 詠鏡詩所

陳文瑩哀辭

隱君陳氏瑩中其字文瑩其名也世居金壇少孤與其弟自力以養其母稍長知命不偶屬其弟以學去而為浮屠浮屠氏歸潔其身而君慷慨慈惠非泊然忘世者曰吾觀音師欲以慈悲心濟物可誰是心者惟醫乎即從浮屠氏之為醫者游凡浮



漫塘文集卷之三十五

漫塘文集卷之三十六

宋籍命政途道判耀煥煥金華等查羅陽香秀魏煥煥魏煥煥著

哀辭 詠鏡詩所

陳文瑩哀辭

隱君陳氏瑩中其字文瑩其名也世居金壇少孤與其弟自力以養其母稍長知命不偶屬其弟以學去而爲浮屠浮屠氏歸潔其身而君慷慨慈惠非泊然忘世者曰吾觀音師欲以慈悲心濟物可誰是心者惟醫乎卽從浮屠氏之爲醫者游凡浮



ASIAN LIBRARY,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屠氏之爲醫者與俗浮沉惟利是嗜君所與偕汲汲封植以遺其後而君如不聞有以疾告貧且下必盡心焉或扣疾弗審卽拂衣就視主者謝無辱君弗爲止或疾有異主者意弗決進諸醫訂短長後生好已勝口語紛紛君退聽似不能言徐舉其言之善者曰某意與某合或曰某說某不及或曰某得其一未得其二貌溫而氣和辭婉而理到雖異已者亦屈服人以是咸愛敬之旁百餘里率具禮迎致凡所用藥擇材必精和劑必審稱疾之宜

不視所施凡施之入具藥之餘首以奉母一簞之珍雖遠必致養生送死費皆出於君旣失所恃則以資雅尚宅一區在望仙門裏周圍可五六畝嘉花美木列植交陰其後巨竹千挺森如立玉好古名畫求之如弗及聞人有善本卽命工臨寫匣藏壁展臥輿對之或與已同好亦乞與不靳性不解飲而愛客好事者識其意餽以名酒客至無間雅俗出以飲之舉脫實於林梢擷新柔於雨後惟所可致或載酒從之亦無彼己之嫌三酌之餘放歌

起舞怡然自適挾賢挾貴一所不計或規以愛無
差等則曰吾道固然君言非吾砭也開禧改元君
於是生七十有三年矣素康強無疾忽左脛微腫
顧謂弟子曰吾且逝矣有問疾者亦以是言告問
者曰君疾未殆也而云爾何哉君笑曰吾知之審
矣弟子曰君設有不諱何以告我君曰吾固空也
而歸於空何以告汝又問則曰甚矣汝之愛我也
抑吾有托於汝吾將盥吾手濯吾足聽誦觀音氏
之書而炷香其前以終吾師觀音氏之心於汝意

若何弟子曰唯則奉而行之又五日而卒實六月
既望自浮屠氏之說入中國墮工商士農之業墜
仁義禮樂之教識者病之若陳君者其人歟子曰
君蓋隱於浮屠氏者不然君一念愛母不愧穎考
叔以醫濟人庶幾郭玉華陀好畫而能別希近世
米南宮父子盃酒間任情適又髣髴晉宋間人物
豈浮屠氏所得羈哉或曰君誠放達者則荷鍾自
隨死便埋我其得矣庸何傷余曰達者君之所自
得傷之者人之情也不然日用飲食雖粗給於目



前而不能有一毫以遺其後再走左右雖不乏於
平日而不能留一人以嗣其傳設機穽以伺方來
者或嚙昔同袍同裘之子而睥睨覬覦於其旁者
又前日之親且厚也可不傷哉故從而爲之辭辭
曰香蜚兮桂叢花纒兮藥欄物有瘁兮必榮君何
爲兮不還夏簾兮冰寒冬軒兮春煥事非遠兮可
追君何爲兮不復飛蓋兮翩翩稅駕兮闐闐靡來
弗容兮一笑掀髯兮何之兮芳草辛辛左園兮右
晉清樽兮綠醕情性浩浩兮式歌且舞今何之兮

風葉自語浮雲兮變髮層冰兮我我卷一散兮莫
收顧本來兮若何日麗兮晴空波澄兮綠水悟本
來兮若此寧重甌兮復視巢在今鳩居花成兮蜜
移客有來兮太息歔歔繫世事之可傷兮匪君之
悲

姜君玉哀辭

嗚呼士之不幸孰有甚於吾君玉者耶夫以淵明
之貧東野之困猶嘗爲令爲尉君玉再舉于鄉竟
不得名列九品而死其不幸一也以冀缺之耨伯



驚之游皆賴賢妻相與以取敬於人君玉中年方
娶娶未久而離晚雖得妾竟不能有子爲鰥獨之
夫而死其不幸二也顏子猶有郭内外之田楊子
雲亦有一區之宅君玉故業不多悉以畀諸弟晚
卜居北固山下就最佳處矮屋三間曾未足庇風
雨而死其不幸三也是三者有一於此足爲無告
之民而君玉實兼之嗚呼士之不幸孰有甚於吾
君玉耶初余未冠游鄉校惟牛隆叟陳仲思及君
玉屑與爲友隆叟圓而君玉踈仲思莊而君玉易

余性與君玉近故君玉顧余尤厚後十餘年余
隆叟相繼登第仲思晚得官科名尤高隆叟官遠
今爲四川茶馬使仲思滿溧陽尉當路薦之方爲
時用余雖疾廢然少也亦嘗奔走州縣獨君玉抱
負挺挺終老場屋其所居號最佳處者余雖不及
到聞在北固山之陽當舟車往來之衝而有幽趣
名當不虛君玉嘗閔鄉先達之無後歲寒食必率
同志類而祭之人服其義嗚呼就謂君玉今亦自
爲無後人耶初故中書舍人陳公居仁鎮京口擇

士之望得君玉使留東閣後三十餘年當寶慶丁亥公之季子出守九江挽君玉偕亦會君玉之弟君秀爲德化尉君玉曰吾旣得與故人游又可以通吾弟吾胡爲不往遂行明年夏得疾死享年六十一君秀秩未滿先遣其子護君玉喪歸殯先塋之側餉使岳侯聞之慨然曰有能葬君玉者費於我乎取余與君玉密友新春陵通守劉君聖與杳欲往君秀書來言吾爲人弟而不得身葬其兄不名爲人子置之余輩以是不敢姑爲之辭使哀君

玉者接君玉祭鄉先達例歌以祠之其辭曰北園山兮嵯峨秦潭之水兮與海通波嗟若人兮挺生鍾厥靈兮餐和文章兮陸離意氣盛兮吐虹霓是所是兮非非世道險巇兮我心則夷香菲菲兮花迥露敞幽局兮最佳處君之去兮幾時蔓草荒兮前路佳處兮猶存臥空尊兮壁根君之去兮不歸朝霞散兮晚煙昏招英魂於千載尚有取於斯文

悼方教壽聖母夫人高氏

德芳茂兮相攸選璧水兮得名流悵鸞鑑兮蚤孤

營鵲巢兮未由言歸兮吳市立家兮承祀偃母敬
兮朋來孟母遷兮習美雙鳳兮齊飛綠綬兮映班
衣綏脩短兮定分幸子季兮可依泮水兮洋洋絳
帳兮煌煌三釜祿及兮八秩彌康忽攀號兮無所
乘飛雲兮歸帝鄉望長洲兮極浦屹武丘兮祖塋
紛送車兮千乘咽鳴笳兮隴樹葱葱兮佳城儲休
祥兮千古

丁博雅詠

先生丁姓名明字子公舊名騫字希閔蚤知名故

以舊字行世金壇望族祖權登進士第終淮南東
路提舉學事先生少嗜書不屑家務者二十年家
以是貧以所閱書多類而編之爲書五曰諸史偶
類二百卷曰諸史通考一百卷曰小說編五十卷
曰詩編三百卷曰賦編一百卷釋論語二十編著
直說四十篇得其書者取之左右逢其原而通攷
賦篇止用以資場屋紹興乙卯乾道乙酉再薦于
鄉淳熙丁未以特恩對策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嶽
廟轉修職郎嘉定辛未歲卒享年八十有五於是

撰字
疑缺

癖之者舊盡矣後生相與嘆先生之勤惓先生之
屈思所以易其名者遂冒禮經幼賤之戒而私爲
之誅曰嗚呼書契以還文字千萬士窟場屋望洋
而歎或幸而脫學始濫觴利欲糾紛釜蹄已忘故
鍾架之軸若新三篋之書罕記借曰涉獵亦迷真
是嗚呼先生用志獨專六藝之文百家之編柱下
攸司金匱所傳口誦手抄硤硤窮年派別枝分統
宗會元史攷具編年之遺事類集諸家之全詩次
古今賦搜本原以至爰輅遺說鴟夷小知外家之

書稱官所紀亦擷其英亦拔其萃白帖愧杜典推
備彼柳氏類文於西京蕭統選文於近世力淺功
粗類類頽泚嗚呼先生可謂博矣釋論語以立本
著直說以反約言命抵虛已之誣非相擬蘭陵之
作鴻賓罪向錦囊普璞害道爲尤釋老之學亂我
聖經滋我民瘼辭而闕之雪刃霜鋸而况衣冠古
襲人物僊暉雙眸炯碧修髯拂裾或族聚少長朋
來戚踞烏吟花笑風和日舒素琴在御淥酒盈壺
相與寫遺韻於南風想詠歸於舞雩固萬念之波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澄豈一塵之可汗嗚呼先生不亦雅乎某等屢以
晚未得親老成人之云亡傷哉典刑夫抑於今者
必揚於後而屈於利者必伸於名以先生平日之
學而職不登於州縣以先生累世之蓄而家不餘
於斗升弊裘紉裂老屋支頰固無以使賢者之知
勸亦何以使否者之知懲是用疇以天爵參之月
評稽頰生靖節之誅法唐賢貞耀之稱與文貞之
推緒夷白衣之表休明合博雅之二者播休美於
千齡庶彼已具於草腐此猶藹於蘭馨一觴之奠

挽詩

挽齊齋倪尚書

四

南山有孤松屹立幾尋丈雲根雨露滋藤蘿巧相
傍高柯撐青空落落不可上遼東白鶴歸城郭固
無恙飢鳥拾餘粒巢燕倚飛幌芝田香何許鼓翻
超蓬閣尚書千載人餘子豈輩行方時鄙俗學制
行多矯亢我獨道其常曰彼非至當世事有讎覆
陰陽日消長誰其倡攻僞欲使盡一網我獨持其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Gray Green Yellow Cyan Magenta White Black

平嬰辯直與枉前瞻豈尚同後顧亦非黨介然兩
不合蘭佩拂千嶂惟皇思建極正直首延訪幾趨
鑿禁直屢侍金華講三黜柳士師一念齊得喪歲
晚復來歸舊德世所仰文昌豈不貴台星連兩掌
貞元朝士少正始遺風蕩淹留感時事去去得初
尚湖光浮醜竿巖花開步障意行無物累靜寄絕
塵想寥寥香山翁勝處畧相倣雖臨大化盡不改
葵藿向遺奏手自書治忽猶指掌內欲入柄專外
欲四聽廣圖本欲先定以繫四海望國勢欲自強

不受夷虜誑于今一開卷星斗照穹壤奄奄氣將
微耿耿神愈王更爲一夕留泰然須昧爽庶幾華
封祝不使臣子曠從容有如此此豈智力強平生
剛大氣曾次妙冲養我生不及門知敬如達巷九
京不可作千古恨恨恨

挽葉水心侍郎

北學源流遠南來歲月遷羣心知未昧諸老屹相
連百歲同歸盡斯文要有傳宵長殘月墮遺恨渺

山川 其一

赫會欣千載偏安隘一方言言本周孔草草笑隋
唐禁路無停轍江流有巨防空餘遺藁在萬古日
爭光 其二

億袖稱衡刺嘗登元禮門相忘如舊識一笑等春
溫東望山川遠西歸歲月奔遙憐人築室煙鎖暮
江昏 其二

挽表潔齋侍郎

國脉關吾道邦基倚蓋臣忠言炳著蔡劬節挺松
筠歲晏名逾重山頽蹟遽陳光明如皦日千載自

常新 其一

成已寧遺物存心不外天典刑高一代源派續諸
賢實理元無妄斯文更有傳澤流江漢遠奎壁映
魁躔 其二

講學元無倦繕書老更動能令神氣王直到死生
分玉折經綸具星垂翰墨勲湊其知已地灑淚濕
寒雲 其三

挽湯參議

再協三刀夢終孤五馬迎行藏一委分喜愠兩忘

情議幕臨邊瑣善帷賴老成傷心江漢水東下送
銘旌 其一

徇義千鈞重論財一羽輕大倫元有序世祿我持
平外庶家如寄東皇產半傾謀生有如此垂世祇
清名 其二

婦黨君推重鄉評我棄餘共嗟身計拙直與世緣
疎種竹汾脩麓栽花傍小渠南園重回首濃綠上
畦蔬 其三

挽賀運管

赫赫儒宗喬堂堂公相家清規凜冰雪薦墨
霞未協生桑夢俄與逝水嗟遙憐遺愛在月澹
溪花 其一

妄擬絃歌樂欣逢簿領賢高明固天分清白自家
傳雲望同凄切星奔認後先孤城重回首愁鎖暮
江煙 其二

挽通倅劉由正

質粹言無玷官清政有方能令邦國活可但海沂
康別乘歸何早閒堂 所居堂名樂未央傷心潁陽路月

澹水茫茫

其一

倫姓君先薛談經我愧匡同登太常第更接鄭公
鄉別恨驚三紀還書欠幾行猶餘清夜夢載月渡
滄浪

其二

挽趙知宗

其一

孝願垂承日宗工補萊時治推三輔最名熟九重
知紫禁塗非遠琳宮志自願眼看庭下玉持案侍
丹墀

其二

就養京華去聲馳日月旁芝封三錫命桂籍再傳

芳蕩節光華遠歸軒錦繡香高閒塵不染隱几到

幾皇

其二

寓里身重到孱生謁屢通儉欽行已素健識養生
功歸旆廬山遠清尊洛下同遙憐猿鶴恨蕙帳失
仙翁

其三

挽趙和仲侍郎

其一

四載行都尹當朝第一人中和宣上德樂易本天
真論撰疏新寵論思後舊臣履聲勤帝想竟阻上
星辰

其二

TI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珍館衣衣侍佳城孟母鄰去來哀樂異孝愛死生
均寵渥昭宸翰豐功勒翠珉白蓮原上路指日萬
家春

其二

蚤僊斐然作頻勞掩鼻書升沉嗟契闊問訊辱勤
渠鄉縣榮歸錦侯門得曳裾傷心鸞鶴御竟不反
匡廬

其三

代挽前人

世德隆周翰通才歷漢儒花城頌遺愛榆塞踵成
標浩穰須君重論思協帝謨匡廬游不及寒月淡

平蕪

其一

反匱踰千里平生念母慈煙霞連傑觀星斗下平
池地勝呈金像神思伏寶龜庭前雙玉樹昌大可
前知

其二

挽湘潭趙知縣

列將朱橫帶參軍綠染袍崇卑知異位取舍見吾
曹撫字功深著歸休道更高崑山埋玉去春浪送
行篙

其一

念昔先君子窮閭接寓居幾年鶯出谷千里鴈傳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書執友嗟誰在孤生愧久踈臨風兩行淚可但等
鄉閭其二

挽諸葛宣義

世積鄉閭望公兼德齒尊謹身忘歲晚接物等春
溫樂事人難比餘功盜自奔平生可無憾一劄踈

明恩

其一

蘭堦初擢秀謙夢亦聯芳幻化應難料悲權獨兩
忘達生知有道養性更傳方一笑乘雲去誰知本
不亡其二

挽江寧丁尉丁特科四名以捕橫山寇籍資

帥丘簽樞方爲再申乞收秩而丁逝矣時

巳巳歲

蚤以才充賦終焉學入官登名先杜牧擇地得長
于南部威方振橫山寇卽安仙遊定何許煙鎖暮
江寒其一

進秩膺丹詔論功更紫樞九霄飛鷄奏萬里入鵬
圖竟負丁年志端符巳歲呼向來廷客處落日澹

平蕪其二

挽丁嘉正

里選居前列臚傳冠乙科一官期遠六十載歎嗟
跽僅喜爪時及俄驚薤露歌天高不可問吾道竟
如何

挽莊僉判

宦路推才美鄉邦敬老成花封勤致理蓮幕仰持
平再棹驚歸夢文筵話別情蒲輪乖往事一慟閉
佳城

挽湯貢士

鳳臺平生志鷄意萬卷書年雖踰六秩勤不廢三
餘僅喜名天府空傳賦子虛盈虧天有定我欲問
何如

其一

設足百金產難忘九族貧榮盛肅先祀幣帛薦佳
賓月耿三秋夜風回九陌春親朋一樽酒無復見
斯人

其二

念昔先君子論文到白頭對牀同夜話散策逐春
遊人物今何許湖山空復秋傷心珥陵月依舊照
行舟

其三



挽考亭陳居士

八十人稀有君年又過之康強由學力孝友自天
資瑞世芝三秀承家桂一枝萬山圍隴首昌大看
他時

其一

舊數同門友尤推令子賢登堂愧予晚愛客莫君
先瘦馬青山外孤帆落照邊風流無復見執紼涕
泫然

其二

挽劉季文

斷岸扁舟去中林好事家扣門無倦色安土足生

涯園寵期金紫家聲振玉砂如何年不百泣淚濕
飛花

挽陳德亨

宅枕煙波勝人鍾風露清蟾宮孤壯志蛟室悟浮
生月下扁舟去花邊短策橫錦囊遺藁在端可振
家聲

挽王元佐

先子同年友翁間後進師生涯書逸案樂事酒盈
卮壁倚扶衰杖憲留遺興詩人焉在何許丹旄出

疎籬

挽孫府君

積累承三世清修自一家窮通渠已定惻愍我無
華秋野禾生穗春園果着花平生行樂處未必愧
煙霞

其一

鴈序均同氣鶴原見此情數椽忘爾汝一飽共孤
惇綠綬方娛侍黃梁夢已驚無人知倚伏風樹慘
佳城

其二

挽雷處士

別駕推前輩當家得後昆零丁間防墓高大復于
門達觀吾忘我儒風子又孫問闔者舊盡能復興
刑存

挽蕭令君某氏孺人

慷慨成夫志勤奉教子功母儀當世則婦道古人
風象服宜借老魚軒忽馭空惟餘千字碣光照夜
臺中

挽趙子野母梁氏太夫人

元祐名家幾在亡夫人懿德足傳芳事夫生死終

無負教子艱辛昔備嘗八秩燕頤天子壽十行鸞
詰月爭光穹窿原上春風起無復潘輿駐夕陽

挽楊倉趙氏宜人

赫奕金枝舊光華王節新魚軒方稅駕鶴馭已離
塵百歲雖遺恨雙珠自可人通家思往事老淚一
沾巾

挽徐夫人

奕世居公輔齊眉肅婦儀魚軒中歲樂鸞鏡暮年
悲象笏子方貴韋編孫有師懸知五花誥不負蓼

我詩

挽范氏孺人

蘭砌秋風早萊衣晚歲孤天乎軫劬瘁季也足歡
娛得筭幾中壽生孫競遠圖平生憂喜事落日澹
平蕪 其一

待見嗟親健論姻動母懷殷勤留北棹釘鉅出東

齋回首流年速升堂往事乖遺車門外去老淚墮

賓塔 其二

挽潘校尉

一經知教子三釜擬榮親風樹存亡恨迷茫北渚
津

代梁總挽鄭舜舉侍郎

幾度除書下紫宸從容千騎擁朱輪聖朝若第循
良課公是當時第一人

其一

九重虛已竚論思千載風雲彼一時貝錦誰爲當
日事角招空賦昔人詩

其二

由來樂事在田園歸路無人早着鞞兄一堂中誰
是伴亭亭脩竹鎖蒼煙

其三

慷慨論交酒一鍾別來木末幾西風歸歎擬趨羣
豚社太息無因見此公

其四

挽京口使君豐郎中

有俊

先帝龍飛第一春銀袍鶴立對嚴宸當時舊侶能
多少又向風前哭此人

其一

妙年意氣已橫秋不爲身謀爲國謀斥去佞臣談
笑裏英名高壓漢朱浮

其二

開邊爲計苦匆匆淮水東流戰血紅軍令一申人
百勇議郎當日佐元戎

其三

再向江淮把一麾民情可但不能欺來時叔度嗟
何暮去日何公苦見思 其四

牢盆利散海鷗空一念焦勞軫聖衷萬井春回和
氣滿皇華玉節到淮東 其五

慘澹胡沙草不腥長淮坐斷倚賢城策勲歸去猶
遺憾未挽天河洗甲兵 其六

殘胡失馭走羣雄人物爭歸掌握中河洛祇今修
舊貢凌煙端合首羣公 其七

持橐無由侍玉皇合香僅長漢諸郎豐碑不用書

成績自有司勳紀大常 其八

南徐開府未旬時一掃煩苛布惠慈孺子竟孤懸
榻望伯牙空有絕絃悲 其九

問訊時來野叟家細書整整復斜斜江湖老矣何
人記淚逐西風染釣車 其十

挽葛簽判 其十一

先帝龍飛第一春霜袍濟濟對嚴宸祇今舊侶能
多少又對西風哭此人 其十二

少長相望十五年君鬚未白我華顛擬求勾漏還

丹術忍賦山陽懷舊篇 其二

挽恭靖司法兄

雪壓茅茨半欲傾，夜闌猶聽讀書聲。
蒼苔翠竹迷遺址，尚想寒窗對短檠。

其一

日晏炊煙冷屋山，典書糶米奉慈顏。
祇今童稚便安養，一飽誰知有許艱。

其二

賢書五上動宸旒，鸚鵡橫飛正得秋。
老去劉蕡終不第，時來校尉幾封侯。

其三

詞場士氣久衰頽，得喪關心日九迴。
但使聖朝聞

鯁論不妨夫子遜，偷魁 其四

踏遍山崖與水邊，要教皇澤下民編。
祇今桐汭民

猶活，問訊南昌尉已僊。

其五

羊勝公孫兩者間，端人著脚固應難。
法曹賸有梅花句，拂袖何妨載月還。

其六

沉酣博塞兩防微，男業書詩女治絲。
遺訓一編昭日月，宗門於此卜興衰。

其七

雙劍齊飛下九淵，更驚白壁墮黃泉。
世間何用知非福，獨立斜陽意惘然。

其八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淪心海內幾親朋歲晚相依祇弟兄夜雨對牀無
復昔春風回首獨傷情

其九

挽許馬帥

萬旅雲屯獨鼓行將軍誓死不求生祇今淮浦耕

桑滿膽落胡兒不敢爭

其一

南歸更擁碧油幢指點羣兒受虜降猛志不應同

逝水英名千古鎮長江

其二

悼里中百歲張翁

銘旌一丈曷寒煙淚逐西風洒道邊縱使後人能

百歲太平誰識靖康年

挽師虞卿

淵源師友鄴侯門赫奕家聲漢相孫冠帶僅容遊

璧水姓名竟不上慈恩

其一

蚤歲謀生愧第昆一窻容膝眇乾坤田園歲晚非

能事祇有詩書遺子孫

其二

年時牀下拜龐公雞黍留連日正中客子倦遊歸

計速傷心先友轉頭空

其三

挽王德彰



藍與嘒軋不辭貧烏帽難披當幅巾一刺冲和料
寒疾鄉間不復見斯人

挽錢承事

藥市能推此念誠一言爲重萬金輕特書會有河
東柳爲記嘉名埒宋清

挽股君

汗衣亭午亞紅塵中有池塘得句人雅趣終難混
塵俗匆匆歸卜太初鄰

市人於利較毫釐之子能權取與宜此去窮閭風

雨夜幾多愁坐憶年時

挽葛知錄母

人間盛事古難并結髮相看兩壽寧形管忽成賢
母傳紫霄獨耀老人星

青袍綠髮映斑衣幕府風流彼一時雲馭歸歎可
無憾承家猶有寧馨兒

代挽趙工侍湯氏令人

傳柑歸遺惹天香折桂重看滕上郎貝葉經中空
世念菱花鏡裏謝官裝



西湖野樹上林花行樂誰知大尹家簾幕垂垂人
兀坐金猊香散日西斜

其二

白蓮塘下成新澗綠柳堤邊散密陰精舍拂雲松
栢繚死生何地不娛心

其三

挽李園帥母夫人

夫人天賦與神靈初度祥光燭戶庭歸去足知躔
次在九霄還要老人星

其一

旌旗直指陣雲開文駟雕軒壽母來萬口歡呼和
氣蕩胡兒不戰倒戈回

其二

九十餘齡地上僊人間五福信兼全可憐閩郡思
賢牧猶恨夫人不百年

其三

挽衛氏孀人

兩家濟濟秀孫枝九秩巍巍享壽卮厚福人間無
處着驂鸞一笑上瑤池

挽錢賢良

奏篇重徹冕旒前欲挽銀河蕩八埏六計不爲當
世用一編空受老人傳規恢漢祚天方啓問訊南
昌尉已仙遇合無人會成數故山松栢慘寒煙



挽太平趙倅

大雅如公信不羣書藏萬卷筆如神再從鸚鵡表騰
霄漢直上龍門振羽鱗蓮幕今無居右客花封舊
有去思民從來姑熟佳山水可惜題與失偉人
薄俗紛紛不再淳于嗟公子獨振振從知爲善身
心樂不憚分財手足親韋布幾人勤禮遇盃盤一
笑見天真蒼蒼誰謂渾無信千里名駒已絕塵
當年垂露叩天關自笑唯餘舌尚存下榻勤君延
孺子加餐愧我吳王孫歸歟益軫門闈舊至止頻

承笑語温一日佳城符吉兆千年福地鎖靈根

挽許通判

妙年故府接英游盃上周行展壯猷再命去天仍
不遠此心於世澹無求奏功僅許臨巖邑投老纔
能貳大州總爲當時人物惜於公行止一虛舟
問訊吾邦鶴髮翁惟公遺愛百年中輕刑競喜行
楊脫薄賦誰嗟杼袖空遠卜雖孤桐邑望貞游選
喜寫仙同從今粉社添尸祝一念遙應盼寶通

挽陶宣義士

代恭靖兄

歷數陰功滿巨編皇天佑善信昭然金閨客勿身
通籍雲路連翩子着鞭貝葉經中無別想白蓮社
裏得真筌忽驚薤露傳新唱愁鎖松陵柳澤煙共
季方當日締華姻曾款門闌列泉賓一別清臺類
換歲重逢上苑正回春白頭自嘆形容改青眼相
看笑語真回首不堪成永訣西風吹淚墮衣巾共

挽楊提舉

寶經堂上集儒紳尚記囊書走下陳學業如公本
天得笑談於我最情親連床風雨寒窗夜盃酒湖

山上國春環壁無由見題字舊游回首重傷神

挽知府趙開國

青衫試據憶當年傾蓋欣逢令尹賢一遠朋從忘
歲月相思客路渺山川政成郡國君何憾病臥閭
闔我自憐誤喜馬來猶寄字傷心鶴駕已騰天

挽陳運幹

三載毗陵舊長官棠陰猶鎖暮煙寒紅蓮幕下籌
方運細柳營中食已寬家近不妨同畫錦才難正
合整朝冠如何又作堂堂去只有新詩付不刊

挽戴主簿

妙年筆勢已飛揚，便盍收功翰墨場。黃甲未容登
上第，青衫聊用慰高堂。一同簿領棠猶在三，逕歸
來菊未荒。下榻忍思疇昔事，送車空憶水雲鄉。

挽姚政遠

尚記僑居憶故園，俄聞華屋聳椽櫺。連櫓大舶回
前浦，皓齒清歌出廣筵。得喪已齊身外物，安閑自
樂性中天。岳莊原上歸全處，手種松杉起綠烟。

挽楊真州母夫人

江頭千騎肅傳呼，五馬東來侍板輿。賺欲平反供
母笑，不妨寬大奉君書。凝香堂上榮何限，真州郡治有此
戲綵圖中畫不如。公新作此圖底事乘鸞天上去，固教
遺恨滿鄉閭。其一

祥烟霽日麗重闌，尚記升堂拜母時。楚楚賓朋環

綺席，翩翩仙子奉瑤卮。

楊氏每母夫人生日齋道人以千計道流亦至日爲

五花天上躡恩寵，九秩人間仰壽祺。盛事只今

難彷彿，送車千乘擁靈輻。

其二

挽桂山君王伯奇

桂山山在天台上秋風吹雲列屏障山中有客美
蓉蒙日日來看桂叢長老我住在京江湄光芒夜
夜占少微哀哉死者不可作薤露忽更招隱詞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UNIVERSITY OF CALicut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HANNUR, K.C.C.

